

1913

三水文史

第十四辑



三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三水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合编

三水文史

第十四辑

11778/12

三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三水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合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夜袭鸡灵岗·····	陈炳超 (1)
“五挺”及其在三水的简况·····	何广海 (3)
“四挺”在三水·····	曾兆驹 (6)
“四·一五”何来被捕经过·····	何锡安 (8)
新军阀混战在三水·····	何 扬 (10)
“血洗壮英厅”是怎么一回事·····	何广海 (12)
官匪盗粮抢粮·····	何振乾 (14)
抗日战争前三水县政府编制概况·····	黎民兴 (16)
建国前三水县保甲制度简介·····	黎民兴 (21)
解放前本县乡 (镇) 公所编制概况·····	黎民兴 (22)
解放前三水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编制简介·····	黎民兴 (26)
解放前三水县税捐征收处编制简介·····	黎民兴 (29)
三四十年来地方财政收支项目概况·····	黄桂然 (31)
解放前三水县文官薪俸级别及行政机关团体印 章规定·····	黎民兴 (33)
清朝道光年间三水县的坊与乡·····	何锡安 (35)
三水县粮食生产古今谈·····	何 莹 (38)
金本区农业生产发展概述·····	陆森昌 陈 新 (46)
魁岗农牧渔场始末·····	李华业 (48)

解放前万金沙的利用情况	黄桂然 (50)
禾生坑圩及其花生市集	曾兆驹 (52)
浅谈西南土白布	黄文超 (53)
郑公堤不平凡的修筑	陆宜中 (54)
修筑六合固琐记	李广惠 (57)
封建时代的“祭先农”行“耕藉礼”及其《耕藉歌》	仰公 (60)
革命烈士严慧龄	尔 冬 (65)
抗日三勇士	何广海 (66)
积极参加县农运的张剑影	陆宜中 (67)
旧金山矿工梁湖璋	何锡安 (68)
翁群芳与曾群芳	何锡安 (69)
谭维汉事略	曹英明 72)
曾肇弧事略	黎民兴 (73)
雕刻匠李美玉	手 足 (75)
邑人武士胡奇彪事略	林子经 (77)
洪拳拳师胡奇彪	黄耀棠 (79)
梁士诒轶事三则	刘 涛 (80)
孙中山家属路过三水县	半工 可仁 (83)
伍观祺及其家眷在六和轶闻	伍国兴 (85)
三水旅外华侨初探	林 离 (88)
建国前三水县搬运概况	黄桂然 (91)
西南镇解放初期的私营药店及县医药机构变动 情况	高锦葵 (94)
大塘镇教育事业的回顾	林子经 (96)
鲁村私立南乔学校创办经过	何锡安 (98)
本县乡土风俗	谭桂贤 (100)

宝林寺与兵工厂·····	陆森昌 陈 新 (102)
小资料·····	罗宜新 (103)
蒙县宪将早市秤拨送武庙香油告示碑记·····	罗宜新 (104)
李仕鸿编制之《三水县地图》已由其女儿献出 编者 (112)	

质疑·补充·订正

有关何维柏的几个问题·····	罗宜新 (106)
《三水文史》十三辑勘误表·····	(108)
谭维汉遗像·····	曹英明供稿 (封三)
刊名题字·····	秦粤生 (封面)
封面设计·····	周 桦

夜袭鸡灵岗

陈炳超

一九三九年日军入侵三水县四区（现白垵区、金本区），烧毁民房数百间，杀害群众近百人。入侵小塘岗（现金竹乡沙咀村）的当日杀害该村民二十六人，走不脱的青年妇女有的被奸污至死，七十多岁的陈福兴为了不让日军进屋抢走财物，被日军杀了头，其断头还被放到他的裤裆里。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行径，人天共愤！

日军为了严密控制占领区，在马口、五顶岗、鸡灵岗、龙池等地设防，在制高点上驻扎部队。每隔几天，各驻地就向对岸打炮一次，高要县属的金利、金洲、富湾深受其害。晚上，西江水面如出现一点黑影，日军就用机枪扫射，以威胁人民过江。

五顶岗、鸡灵岗、龙池的日军据点，各驻守一个分队，配备钢炮一门、机枪三挺、电话联络机一台、各式长短枪数十支。驻在龙池的日军，每天晚上都跑回鸡灵岗住宿。原来日军在鸡灵岗顶挖了个洞，可藏二十人左右，总洞口朝天，上面盖上钢板。洞壁挖了几个小洞口，用以瞭望西江水面和岗坡周围的情况。晚上，敌人全部龟缩在洞里，轮值放哨，发现可疑，即放枪乱扫，借以壮胆。

当地群众把敌情告知当时由九水江陆兰培、金竹陆昌联等组成的四区游击队。游击队进一步侦察，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后，拟订“夜袭鸡灵岗”的作战计划。陆兰培又亲往

金利，与在那里驻防的国民党六十四军商讨袭击鸡灵岗日军，确定：四区游击队作主攻，六十四军某连在金利负责阻击西江上游的援敌，金洲方面驻军密切注视战斗情况，随时准备派兵支援，战斗结束时即派出船只接应游击队过江。部署已定，陆即返防，待机行动。

鸡灵岗靠近白垵区的承寨村边。岗小不甚高，但坡度很陡，上岗容易下岗难。在岗上可看清西江水面情况和观察金洲、富湾等地的情况。岗脚原来种满甘蔗等农作物，俱被敌铲光，夷为平地，以便瞭望。日军倚仗易守难攻的地势，以为安寝无忧了。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个残月之夜，十时左右，我游击队到达鸡灵岗脚，埋伏在杂草丛中。号令一下，即兵分三层奔袭岗顶。洞里敌哨兵察觉到外边有动静，马上放出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战士们即以伪装掩蔽，纹丝不动。当照明弹一熄灭，部分战士快速匍匐向前，直扑总洞口，揭开盖在总洞口的钢板。钢板一动，铃声大响，洞里的日军慌忙拿起步枪、机枪，向上射击。战士们伏在地上，不作还击。接着，敌人又在以伪装掩蔽的几个小洞口一齐向外射击。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敌人的主要火力已经暴露在我游击队眼前了。战士们正想冲上去用手榴弹摧毁敌人的火力，突然岗腰上跌下一块草皮，露出两个小洞口，两挺机枪向洞外疯狂扫射。战士们沉着隐蔽，不予还击。敌人放了一回枪后，见无动静，以为我游击队被吓跑了，于是揭开钢板，探出头来观看外面情况。敌人刚一露面，伏在总洞口附近的战士，霎时长短枪齐发，把刚露面的两个鬼子打倒，随即前去揭开总洞口的钢板。洞里的敌人见势头不对，马上缩了回去，仗着掩体一面扳动机枪顽抗，一面哗啦乱叫。我战士即予还击，封

锁洞口。

据守五顶岗的敌人得知鸡灵岗方面守军被困，支援，但时在夜间，又不知游击队的虚实，只好原地乱放几枪，以作声援。驻守在金利的六十四军某连在战斗打响后，也发炮助威，遥相呼应。

在鸡灵岗洞内的敌人，已成了瓮中之鳖，双方战斗到半夜，敌人见外无援兵，又不能冲出去，于是举起白旗投降。

这次战斗，共打死敌人五名，打伤十多名（其中两名重伤），缴获机枪两挺，钢炮一门，长短枪十多支，手榴弹和子弹一批。我游击队只有三人轻伤，一人重伤。

翌日，游击队拿着缴获的胜利品，把重伤的两名日军押往金利中心街前示众。人们看到游击队的英姿，看到侵略者的下场，感到十分高兴！笔者有幸看到此情此景。

“五挺”及其在三水的简况

何广海

“五挺”及其在本县的活动，现据我所知，略谈如下：

“五挺”就是挺进第五纵队，她的前身是七战区独立第一支队，支队长（上校）是南海人高鼎荣。高原是抗战时的南海县长，后由七战区司令部委任他为独立第一支队长，负责游击战争工作。支部部一向设在南海县属宫花塘村。民国三十年（1941）四月，高鼎荣升任挺进第五纵队司令（少

将)，同时奉命开赴三水前线流动作战。在高任支队长时，他已有两支直属队伍在三水活动：一支是第一大队，队长张福志，驻在张岗头村；一支是直属第二中队，队长周耀天，驻在范湖附近。高鼎荣有三个直属中队，第一中队长潘有绍和第三中队长曾滔，均驻南海；还有一个配属于独立第一支队的政治队。该政治队队长的任免和经费的领取及报销，均直接向七战区政治部负责，每月的工作报告亦呈给政治部，不呈给“五挺”，她和“五挺”只有横向的联系。首任队长是黄天河，黄免职后由黄任之接任，一九四一年初黄任之辞职，由李国雄呈准政治部派黎凝铭为队副。队长是少校级，队副是上尉级，队员是没有级别的。队员人数名目上是三十人，实际上是二十四人，经费按三十人报销，由队长叫人随便刻了六个人的图章，作向上级报销时之用。政治队最初驻在芦苞谭基村的耕垄书舍（有四个队员驻南海县官花塘）。

一九四一年四月高鼎荣升任“五挺”司令后，“五挺”全部人员（含驻在官花塘的四名政治队员）始由南海迁来三水。司令部初时设在六和区猫坑村许氏大宗祠内，六月，芦苞附近稍为安静，才迁至蒋岸的李家村，在祠堂里办公。这时该司令部还没有参谋长，只有参谋主任、副主任、参谋等。主任参谋是谭斌，副主任是郭子文，参谋是何沧粟、何坤、陈伯超等。秘书是郭诗祥，科长朱可微，还有几个科员（只记得一个名叫谭明允）。司书是霍宜康和谢兆英，收发是黄泽民，顾问是邓器甫（南岸人）和梁子衡（民干班毕业）等。

该司令部辖有五个大队、三个中队。第一大队长是驻张岗头的张福志，第二大队长是潘拱（绰号育拱），第三大队长是陈根（绰号疤根），第四大队长是吴佳（绰号湿低佳），第五大队长是邓福（绰号土地福，南岸人），据说土地福是

由邓器甫介绍给高鼎荣委任的，所以高便聘请邓器甫为顾问，负责和土地福联络。除第一大队是高的嫡系部队由司令部发给枪械子弹外，其余四个大队和三个中队均由他们自筹自给。因此，他们名为抗战，实是走私抢劫的大天二，有的甚至充当汉奸（如土地福、曾滔）。那么，高鼎荣为什么收容他们，并委他们为大、中队长呢？观高鼎荣就纵队司令时呈给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的呈文就可以知其梗概了。呈文中说：“鼎荣所收编者，固是扰害地方之绿林人物，然与其为敌所用，不如使之扰害敌人，以毒攻毒，藉收抗战之效。且各该大、中队长等与鼎荣虽乏深厚之交谊，亦由亲朋之介绍，是以挚诚投效，纷至沓来，环请收编，义难拒绝……。（笔者当时曾在司令部任了几个月的代理司书，负责抄写该文，所以知之较详）高鼎荣收容他们时，据说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每个大队半年内一定要捉两个日本鬼子，每个中队半年捉一个，以便开会时检验（每半年召开大中队长会议一次），否则取消他们的番号。

高有爱妻或妾曾四姑，天天都和高铁铮等叉麻雀，夜以继日，乐而忘倦。他的舅仔曾庶务掌握财政大权，司令部一切重要职位，均由高的亲戚包办。他名叫游击司令（即纵队司令），实际上是游而不击，敌人未到，就逃之夭夭，日日和他的顾问们密商走货事宜。他在三水的确财源广进，发了数不清的国难财。

“五挺”配属的政治队，初时驻在谭基村，日本鬼子攻芦苞时，撤往蒋岸的黎家祠，日军飞机轰炸蒋岸时，撤至龙潭的朱屋村，驻在学校。日军退出后，又返芦苞，先驻下塘，数日后搬至南岸曹。那时开始办民众及儿童识字班，在芦苞等地办墙报，写抗战标语，油印战报分发各地，代号是

“神政”。

一九四一年十月高鼎荣调任顺德县长，“五挺”司令由彭光廷接任，驻在六（鹿）和。政治队长李国雄调往韶关，在七战区政治部当秘书，由黄炳林接任政治队长。政治队又由南岸曹搬至六和乡公所里（那时林禹文任乡长），后又搬往六和的山湖村，以便和司令部接近。一九四二年新历年后搬至四姓洲，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由郑耀芝（艺院毕业）负责话剧导演及墙报宣传工作，同时大办民校，招收成年及儿童共一百多人，免费入学，民校由何广海负责。

自彭光廷接长“五挺”后，开始设参谋长（少将衔），由七战区派孔仲岐充任，秘书是李时春。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挺”司令部撤销，由“四挺”接收，政治队亦随之解散了。

“四挺”在三水

曾兆驹

“四挺”司令伍观祺原是番禺抗日自卫团负责人，保定军校毕业，曾在保定军校当教官，为军界耆宿，广东余汉谋等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学生。一九四〇年，这支抗日自卫队伍改为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简称“四挺”），司令伍观祺，副司令利树宗（番禺县长兼）。广州沦陷后，他们带领一部分队伍，从番禺撤至花县赤白坭一带，不久又撤至我县六（鹿）和。当时退入六和的还有后方医院、看守所、番禺县

政府、县党部及政训室等，加上其家属及随军撤退的难民共千多人。

“四挺”过去经常活动于番禺、从化、花县三地；所辖有四个支队，一个独立中队，一个教导队。伍观祺到六和不久，便提出这样的口号：粮食通融，公款公用，集体受训，有枪皆团。意思是：粮食有多余的，应借给抗日团队；凡是公款，都要拿来作抗日团队的经费；有枪的人要集中训练，共同对付日敌。但得不到什么回响，虽几经与当地人士洽谈，也没有结果。

“四挺”在抗战八年中，虽曾和日军作战几百次，但都是在番、从、花三县地方，到六和后，我县几次芦苞战役，都没有参加。就在一九四四年日军为了打通湘桂线，数十万日军往四会、高要，席卷我县而过时，在上下落塘之间登陆，六和全境沦陷，伍观祺老巢亦被彻底“扫荡”，“四挺”亦未配合我县团队作战。在日军进入六和前，伍观祺已静悄悄地將司令部及所有后方单位和全部家属，撤走到四会威井、江曲地方去了。

伍观祺一到六和，便成立“军民联合办事处”，以联合地方人民，巩固其驻地。随在柳园、北江与漫水河口汇合处和噉咀、大埗塘等地设立检查卡，来往行人如无公民证则不准进入；查有良民证的，便认为是汉奸（当时沦陷区人民发给良民证）。这样一来，成了自己封锁自己；六和的谷米不准运出（当时芦苞、大塘并未沦陷），商旅及乡人来往徒增麻烦，粮食流通受到阻碍，对防止汉奸混入，却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

伍观祺的部属有的大干坏事，如参谋长叶湘，专运鸦片烟土，从番北运到六和，转销四会的迳口及内外凤等乡，后

来虽被撤去参谋长职，但仍贩运不止。抗日战争胜利后，匿居六和北部的梁屋村，开设鸦片烟馆，为六和乡长梁斗抓获，送交三水地方法院，后病死狱中。又如伍观祺胞弟伍观伦，别号谔士，抗日战争前，曾任坚如舰舰长，后随“四挺”退入六和，住在伍屋村。他经常指使其随从贩运鸦片，由于他是伍观祺的胞弟，歌咀等检查卡，当然不敢检查，以致他们为所欲为，无所畏忌。还有军需室主任伍恕楷，凭借职权，大发国难财。当时的流通货币有所谓“金鱼黄”、“大、细头”，他或从中套换，或多领短发，七、八年来，积得孽钱不少，在六和买了几十亩田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到六和收田租。

“四·一五”何来被围捕经过

何锡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三天（即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当时何来任全国海员总工会总干事、广州海员分会主任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财政部长。工贼邝达生率众包围位于太平路的广州海员工会大楼，搜捕何来未遂。其经过如下述。

当天上午九时许，何来改穿唐装，头戴旧毡帽，在广州海员工会四楼开会。邝达生（南海丰岗村人）侦悉，带着二十多个雇佣打手和国民党特务蜂拥登楼，围捕何来。二楼办

公室的同志们以条凳、木椅等家具作武器抵抗，邝达生被打得头肿面青。他凶相毕露，下令同伙开枪示威并冲上三、四楼。为避免无谓牺牲，何来示意同志们从后门太平梯撤退，但大家却要何来先走，何来不肯，同志们便塞给他一包文件，强推他到太平梯口。邝达生和他的爪牙冲到了四楼，同志们集中在太平梯口，与他们拳脚搏斗，使何来赢得时间逃跑。敌人在四楼捉不到何来，即下楼逐层搜索，广州海员分会同志一个个被捉，其中有一个是当会计（在二楼）的何广盛（鲁村人）。为了抓到何来，邝达生亲自领队，指挥反动武装大肆搜索太平南路和潮音街一带房楼，然而闹了半天，连何来的影子也没见到。邝达生愤恨叫骂：“他妈的，难道何来会飞天遁地么？”

何来是怎样逃脱的呢？

原来太平南路海员工会广州分会楼下，是鲁村乡人何嘉桂开的“合群汽车公司”，那里有众多进步的职工群众（其中一个汽车司机何申才是鲁村乡人），何来早已与他们商定，若同志们突遇紧急情况，可从其后门出走，从太平梯撤退。事前该公司职工已把地下室用大堆木炭、木柴堆砌成一个密室，以备何来隐蔽。何来下了后门太平梯，正拟从潮音街出走，何申才探知外面警戒森严，于是把何来送进密室躲藏。晚上八时多，在广东银行当职的何蝶（何来、陈郁的联络人）来到合群汽车公司，商定逃避敌人捕捉办法。次晨六时，何申才带着何来，乔装汽车工人上街饮茶，经长寿路转乐善戏院入洪寿直街“美华视厂”，暂住表弟李章甫家中，陈郁则由何蝶带到西关西来初地何申才的叔父开的古玩店安身。西来初地不是闹市，比较安全，而美华视厂又靠近何来父亲在高基大街兴伦里的住处，熟人较多。当月十九日黄

昏，何申才在长寿路用汽车载何来（他乔装一个商人）到“大三元酒家”附近，雇游艇渡过白鹅潭，再转艇到芳村，随何申才寄住其家。不久，何来又转移到西关逢源中约何裕生（即梁燕家公）家。这时，何来扮作一位侨商，与陈郁暗中联系，直到广州起义。

附注：

一、鲁村乡何作舟早期在香港当外洋船管事，苏兆徵、何来、邝达生三人均先后随他当过船务员。

二、何广肇被何达生抓去坐牢作人质，要他交待何来行址，到广州起义大放监狱时才得自由。

新军阀混战在三水

何 扬

一九二九年，粤、桂两军曾二次在三水混战。现据有关史料整理综述于后。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致电其嫡系部队，部署进攻桂系，三月借召开国民党“三大”之机，扣留当时任广东省主席及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任的李济深（广西梧州人），并派陈济棠等人回广州，说服了粤军将领，拥蒋反桂，拆散粤桂联盟。

原来，粤桂自成体系，抗命于蒋。三月二十三日粤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陈章甫、李振球等联名电斥蒋介石扣李，并邀请桂系黄绍竑到广州商议办法拯救李济深。黄绍竑

于三月三十一日赴粵途中闻变，立即折回梧州商讨对策。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成立“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黄绍竑分兵两路经肇庆、四会进击三水一带。黄白二人率兵进入三水后，经芦苞进军花县白坭，五月二十一日，白崇禧部与粤军激战于白坭。此时，蒋介石调李明瑞、杨腾辉部从湖北经上海，海运至广东。白崇禧得此消息，军心动摇，为粤军击败，退回广西。“白坭”与“白来”谐音，芦苞人多笑白崇禧此次进军是“白来”。嗣后，李明瑞，杨腾辉部几囊括广西全境，白、黄逃往越南，李宗仁先逃往香港，后至西贡。

数月后，冯玉祥、阎锡山也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联络桂系反蒋。黄绍竑、白崇禧即由越返桂，李宗仁亦由西贡回到广西梧州，收集旧部准备再战。是时，张发奎亦通电反蒋，率部由鄂西经湘西至广西与李宗仁的“护党救国军”汇合。十一月二十二日粤军将领陈济棠、陈铭枢通电讨桂。李宗仁坐镇梧州，任桂军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的黄绍竑率七千人马杀入广东，经肇庆出广利，侧击三水，得手后分兵取佛山，其余乘船至芦苞，拟直取粤汉路正面军田。张发奎所部万余人，编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由桂东经四会至三水与黄绍竑部汇合，拟取从化，进逼广州。蒋介石则命何应钦赴粤，坐镇广州指挥，并派朱绍良、毛炳文师及第三师炮兵队，开赴广东。何应钦兵分六路进击桂军：第一路谭道源师，由连江前进；第二路余汉谋部由清远三坑前进；第三路李杨敬部，由白坭回泰向北江方向集结；第四路香翰屏师向芦苞靠拢，与李杨敬部合击桂军；第五路陈继承部扼拒三水；蔡廷锴师为第六路，守军田。双方激战于芦苞老鸦岗一带，粤军陆海空同时进击，“仲元号”、“仲凯号”两舰游弋芦

苞河面，炮击桂军。张发奎部亦于四会江谷一带与粤军激战。由于粤军兵员人数及装备均占优势，加之留守广西的原李宗仁的师长吕焕炎受蒋介石收买而叛桂，后方不稳，桂系与张部联军败北。是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血洗壮英厅”是怎么回事

何广海

在抗战期间，伏户隔岗村的“壮英书舍”曾发生一幕死九人，伤无数人，尸骸狼藉，血流满地的惨剧，伏户人叫它做“血洗壮英厅”。

原来黄塘附近的官僚恶霸高崇富，抗战期间专靠贩运大米、黄麻等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天二”。他既和国民党的官僚、三水县长李敏有勾结，又和日敌的汉奸伪县长邓日华有来往，一切资敌物资都经邓日华之手转给日军。有一次，他装了一船米约五十包左右，由大壚窝驶至伏户，准备运往西南给日军，被伏户的土匪邓沛林（花名狗顶沛）率领他的同党和许多饥民（那时伏户米如珠贵，许多人没饭吃）抢得一千二净，种下了“血洗壮英厅”的祸根。

1942年夏夜的一个晚上，有一艘小船从杨梅向伏户开来，人们还以为是偷渡船，不加注意。原来船上装满全副武装、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士兵，他们在伏户塘口村附近偏僻的